

的资产就一个房子也买不起,要富的话就宁愿买一个 180 平方米的大房子,也绝对不会买两个 90 平方米的小房子。

三、关于生产率的增长

另外一个就是有人预言,许多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发展很快的国家会面临金融危机,因为他们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很少,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拉动的,假如资本回报率低了人家不投资了经济就要下来,那中国是不是区别于他们呢?我觉得可以做一些分析。

我们认为,中国虽然整体利润率在下降,但是不同行业的利润率差异是很大的,我们发现上游行业的利润率一直是高于中游和下游行业的,但是动态看他们涨幅并不比下游快,尤其是前几年,上游几乎没怎么动,但是中游和下游利润率都在上升,只是近几年上游利润一下蹿得很高,同时中、下游的利润率并没有受到挤压,而且保持得很好甚至有所上升。这主要是因为:首先原材料的上升对上游有一个推动作用,对下游有一个挤压的作用,另外的因素就是在中国资金成本和人工成本都是下降的,这使中国企业下游利润没有受到原材料上涨的很大挤压。也许利润只是告诉你一个表面现象,背后到底是什么因素推动利润增长更重要,我们把中国所有工业企业的附加值增长分解成四块:一块来自于资本深化造成,是靠资本投入造成的;另外一块来自于教育资本的提高,还有就是来自于人力资本的增加;第四块来自于全要素劳动生产力 TFP,这

最后一块对中国的工业企业贡献最大,一般我们都是觉得中国的增长中 TFP 的贡献率为 30%,那是针对整个国民经济而言的。但对工业企业来说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达到 60%,不同的行业贡献率又存在着差异。

归根结底,对于决策者来说,需要明确中国经济需不需要调控,如果中国经济涨得那么好还需要调控吗?或者如果经济利润是下降的,绝对要调控,不然将来银行是绝对要出坏帐的。我觉得这两个观点都有点片面,中国经济涨得很好是有条件的,那就是要素价格偏低,而要素价格偏低的时候,企业就没有走向更高行业转移的动力,我们把中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解释为各自为政,即自己在自己行业里面把劳动生产率提高,但是在自己的行业里面已经挣了很多钱了,所以觉得不需要进行跨行业转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要素价格扭曲的情况下才挣钱的,所以利润是好,但调控更需要。

最后我的结论就是,人口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资产价格的变化,短期的波动不可避免,短期调控只能降低风险,但是这个趋势是不会改变的,保守地说 10 年后中国的资产价格还会有很大的上升,谁现在买也许会做到未老先富。

(由齐俊妍整理)

全球能源资源问题与 中国对策

演讲人:李稻葵(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非常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发言,今天和大家进行一个初步的交流,一个目的是概括一下全球能源市场的基本趋势,再一个探讨中国经济的对策,探讨也是比较试探性的,具体来说有三个内容,首先概括一下全球能源发展的基本趋势;接着讨论一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来自于能源方面的各种挑战;最后再提出我本人一些初步的想法。

一、全球能源发展的基本趋势

主要有六个方面的观察和一个推论。

观察一:预期的未来能源需求会上升

人们预期未来的能源需求会上升主要是基于这几点原因:第一,在 WTO 时代,世界上有一大批尤其像中国和印度一些大的发

展中国家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个高速增长的新均衡,进入这么一个新的时代是人们的预期,在这种情况下对能源的需求自然在不断高涨。第二,发达国家高能耗、高污染的行业在逐步转向发展中国家,比如说中国的水泥产量过去近十年以来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很多是从发达国家转移过来的生产能力,把设备完全运进中国,而其中一些设备不见得是最环保、最高效的。第三,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和印度,短期内倾向于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直接承接过来,不仅包括设备的引进,还包括技术和设计方案的引进,由于短期内我们还没有自己创新的能力,形成节能的高效技术,所以短期内我们还是倾向于承接发达国家的技术,而这些技术都是高能耗的。世界能源组织在 2001 年做了相关预测,那时候新的预期没有形成,但即便如此也能反映一部分能源需求的发展趋势。

观察二:能源供需结构的错位

这个供需结构的错位有两层含义,第一是地理位置上的错位,

第二是能源品种上的错位。地理位置的错位是指大家预期的高速增长国往往是资源稀缺国,而能源储备国大家对其的预期增长往往不是很高,这并不是巧合,而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的稳定规律,即资源多的国家一般来说GDP增长率反而不是太高,这是自然资源的诅咒。另一种情况是能源品种上的错位,正如刚才提到的,发展中国家对天然气和石油的需求增长率很自然地超过对其它能源的需求增长率,因为技术是从发达国家来的,发达国家的技术主要是依赖石油和天然气。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表所反映的世界石油贸易的情况和我们所想的是一致的:中国、印度是大的进口国,非洲一些国家主要是出口国,而像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并不是太高。另外数据还表明,对石油的需求增加很快,但是世界石油的储备量是最低的,石油储备低于天然气,天然气储备又低于煤,这就是刚才说过的品种上的错位。

观察三:全球能源产业相对储备不足

这个储备既包括勘探的储量也包括炼油、生产和开采的能力。其原因是由于长期以来,至少是过去20多年以来资源价格包括石油价格比较低,所以使得勘探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而且勘探本身属于高风险又属于长期投资,经常在某一个地方花很多时间勘探,一点收获都没有,而且投入周期都比较长。因此最近几年突然大家预期未来能源需求增加了,当然会形成市场上类似于恐慌的心理使得价格上涨。还是根据BP2006年世界能源统计表,我们可发现从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全球石油储备在80年代末增长得比较快,可是进入90年代后增长得就比较慢了,这个背后是80年代到90年代长期以来能源价格比较低造成的。

观察四:短期内能源价格高涨

1975年到2005年的石油价格走势表明,在2005年和2006年实际价格调整以后的通货膨胀价格高涨,但是没有达到80年代末的水平,那时候是伊朗革命时候的石油恐慌。这一部分会在后面详细讲述。

观察五:能源生产国投资保护主义倾向凸现

这一现象相对比较新,是最近两、三年出现的情况。这就要从能源贸易的收入上看,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长期以来财政赤字,是一个负债国,最近一反常态成了财政和整个资本流动的盈余国,不仅还清了历史债务,还有相当的外汇储备,还有相当的财政盈余,但这种情况不见得是好事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干预主义会重新开头。还是以俄罗斯为例,俄罗斯政府基本上不允许外国投资公司投资于它的能源产业,就他们自己来讲至少是不允许再投资新的能源了,原则上讲,尽管其嘴上说还是欢迎大家合作,历史上它能够谈成的就是BP一家,新的不大可能了,它的逻辑是我不缺钱、不缺资金为什么把肥水流给外人呢?为什么找别人投资呢?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情况。

观察六:能源以及环境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议题

这一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很少见的共同关心的全球化问题。我的观点是对这个问题的关注已经超越了传统意识形态上的关注和争论。比如2006年六月份美国《财富》杂志组织在美国Aspen城市召开了一个“头脑风暴”会议,300多个大公司的CEO加上政府精英、学者聚集在一块,目的是为了全球的重要问

题。会前做了一个问卷调查,在这个问卷里面80%以上的人都认为全球最主要的问题是能源供给的可持续性以及环境问题,很有意思的是,在回答全世界有哪三个领导人可以改变世界的问题时,80%的人认为中国国家领导人胡锦涛是重要的三个人之一,还有将近20%的人认为下届美国总统是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人。

一个推论

我认为这一推论应该是:中长期内未来五到十年,全球石油、天然气价格可能难以回到80年代、90年代很低的水平。因为未来五到十年来自于快速发展的发展中国家的能源需求可能还会高涨,中短期内这些国家的技术偏好,比如说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的偏好很难改变,短期内也很难使这些国家产生新的可利用能源,比如煤的清洁利用,短期内难以付诸于实践。再有石油产能短期内难以提高。其实沙特也和俄罗斯一样,这些国家的心态很微妙,他们当然高兴石油价格的上涨,同时也担心石油价格的上涨能不能维持,石油价格上涨之后会不会让中国或者印度等国去找一些可替代石油的能源,会不会长期转走了需求,所以他们的说法是你不要看石油价格的上涨,你要知道提高我们的产能是要花钱的,大概是每提高一桶油的产能要花一千美元以上的投资,他说我不愿意投资,我万一投资后产能增加了但价格下降了我反而倒霉了。因此,俄罗斯讨论的是自然资源的诅咒,怎么样能够长期维持能源高价格,他们的心态和我们完全不一样,这点我们不见得完全理解,综合来讲我的推论是中长期内产能不见得能上涨,但是需求也有一定的刚性,所以说中长期内石油价格可能会比较高。

按美元不变价格来看,186年以来的石油价格走势,我们会发现1861年刚开始石油价格猛涨,那时候产能不够,但对石油预期很高,需求很高,到另一个70年代末、80年代初伊朗革命是一个高潮,除此之外价格都比较低,现在我们价格处于比较高的水平,但是没有达到历史上的最高水平。我个人预期可能再往上走的可能性不太大,能回到伊朗革命时期那么高的水平可能很难,但是回落能回落到80年代、90年代中的水平恐怕比较难,这是我的一个推测。

二、中国经济所面临的能源挑战

我想在回答这个挑战问题之前,我们还是先做两个观察,第一个观察就是中国已经成为能源大国,BP的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汪涛在2006年十月份莫斯科中俄改革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中国已经是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能源消费国,第二大石油消费国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推测是什么呢?推测就是我们未来对能源的需求应该是超出世界平均水平的,根据清华大学能源与环境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张希良教授较为保守的预期,未来15年中国经济对一次能源的需求包括煤、石油,大概应该在2%~3.9%之间,而全世界未来25年预期是1.7%,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1.7%平均的预期可能低了,这是IEA国际能源组织在上世纪末做的预期,还没有考虑到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快速增长的情况,但是不管怎么讲我国未来能源需求是要远远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从这两个观察出发,我想中国经济可能面临以下三个挑战。

挑战一：如何保障中国能源供给的稳定性

之所以把这一系列为第一个挑战是因为进口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地理上资源是错位配置的，增长快的国家是资源稀缺国，而资源丰富国一般增长比较慢，总是错位的，进口不可避免，那么如果进口能源的话，供给的稳定性就特别重要了，供给的价格也很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做一个简单比较，从粮食进口比较，大家谈得比较多的或者已经有共识的是粮食供给很重要，基本上满足自给自足。目前中国5%的粮食是进口的，这已经引起很多同志的担忧了，但是诸位想过没有，我们现在能源是10%左右的进口量，石油是40%以上了，我个人认为40%的石油进口的危险度对经济安全的危险度远远超过对5%粮食的危险度，我们的石油储备少，粮食是一年半的储备，而石油只有七天的储备，如果海上封锁两个星期的话我们都有问题。再有，如果有人极端情况下进行制裁，则不太可能在粮食上进行禁运，因为这是违反人道的，但是在石油上禁运是完全有可能的。再有就算粮食禁运了半年或者是一年，那我想我们广东、福建三个月就可以很快地产出粮食，基本上满足我们的口粮。而石油禁运这个问题可能国家没有这样比较过，但是想想却觉得很可怕。所以如何保证供给和供给的稳定性这是第一大挑战。

挑战二：如何应对高能源价格及其波动

第二个挑战也是进口不可避免的，所以国际价格波动一定会传导到国内成本上，尽管开车的司机不感觉到价格的波动，因为这个价格波动是由中石化承担的，他进口一部分原油提供我们成品油，所以如何应对高能源价格以及如何应对高能源价格的波动这是一个挑战。

挑战三：如何能够控制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外溢性的隐性成本

外溢性是对环境破坏的成本，我们开车的人可能想不到。我们对环境的破坏，烧煤和取暖的人可能想不到对环境的影响。而且我国使用的大部分能源88%以上是不可再生能源，这个东西的外溢性也是很大的，用了以后就得不到了，所以是不是应该逐步减少其使用量，提高我们技术研发的投入，找到替代不可再生能源的新能源；另外更重要的是隐性成本这一点我觉得谈得不够，包括生产中的伤残与生命损失，我们市场价格中有很多缺陷，市场价格不能反映生产成本和生命成本，这当然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了。再有为了保障能源的供给，我们花费了巨大的国际政治运作成本，这个成本也是很大的，这个成本虽然我们谈得不多，但客观上也是成本，当然这个不易计价，但尽管如此，它还是客观存在的。为了保证能源供给，你必须在其他方面做一些让步，在贸易方面、国际援助方面进行各种各样的援助，我绝对不是批评我们的政策，我只是说这个成本是客观存在的，我们必须要注意。

三、中国关于能源问题的对策

第一，我想对于国内生产的能源，应该更快健全我们的市场机制。首先，我们目前的税费体制极其不合理，健全市场要从根本上做起。在勘探阶段可能要进行正规的勘探开采以及招标，比如目前中石化没有勘探费，这样才能反映国家的政策；其次在使用环节上，要按用途来收环境污染费，比如煤做煤化工就应该收低一点，

做煤燃烧就应该收高一点；最后不可再生资源的再生性也是应该注意的。我觉得应该尽快宣布时间表引导消费和投资，拖延不好，会引起一系列问题，引用汤敏的说法就是“富人搭穷人的便车”。

第二，要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促进结构调整。首先服务业是未来发展方向，能耗比较低，其次大城市里面人均资源消耗是最低的，肯定比农村、小城市低，大城市化不可避免，要顺应自然经济发展规律。

第三，进行战略储备宜早不宜晚。刚才我讲了能源问题远远比粮食进口要可怕得多，这个地方不宜招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逐步买进，而不要算是高是低，因为不容易算清楚。

第四，在短期内走出国门的能源投资不要急于搞控股投资。因为这个政策、经济成本太大，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经营、管理国外的尤其是发达国家的石油企业，相反我觉得应该转向非控股性投资，找一些国际上比较好的，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非控股公司，分散能源风险，另外通过非控股我们可以参与战略经营，比如说3%的股份买一个公司（壳牌或者是其他公司），就可以进入董事会，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要求，在同一个价格上是不是应该保障对中国经济的供给，这是很合理的，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第五，建立专项基金大力推进技术进步，由国家购买节能专利再低价转让给企业，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如果考虑降低能耗的话，哪些部门容易降低呢？世界能源组织对各个产业部门能源系数下降情况的调查表明，有两个部门，一个是制造业，一个是家庭，最有潜力降低能耗，这个和价格有关系，如果节能可以降低价格则这两个部门肯定愿意投入能耗比较低的技术。

第六，占领国际舆论制高点，应该打能源牌。我有三句话逻辑：第一，“中国的发展需要获得国际能源市场的供给”，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这是中国人民基本的发展权利。第二，“中国为了全球世界能源发展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我们的沼气用得很好，全世界用沼气最好的就是中国，不仅可以节约能源还可以做原料，太阳能热水器中国第一，55%的太阳能热水器在中国，我们成本也是最低的；我们的水电也非常厉害；中国现在至少8%是新型可再生能源，比如水力、风力和太阳能资源，这是需要我们做宣传的。第三，“世界各国应该和中国通力合作，不要指责中国各个方面的问题，共同为世界可持续发展努力”，以化解包括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议。在资源方面，全世界各国已经超越了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度。

总之，全球能源问题已经上升为全球公共政策的焦点，大有超过传统意识形态问题关注的趋势，中国经济应该全方位地、战略性地面对未来中国能源的挑战，实施市场化、技术进步加合理的经济外交的相关对策。

（由齐俊妍整理）